

瀚海潮丛书

随风缘

孙桂芳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随风缘

孙桂芳 著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随 风 缘

孙桂芳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通化师院照排印刷中心印制

850×1168 毫米 32 本 7.5 印张 10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-206-02239-1

G·524 定价:13.80 元



在

数不清的那些个无眠的漫漫
长夜，我曾经怎样渴盼期冀着你的
来临，只因自少年起便深爱的
音乐，竟是初识你乡村那个夜晚
的笛曲，只因你给了我一个前世
的乡愁，今生的梦……

坚持崇文和美的追求

——序阿芳散文集

王士美

阿芳是我未曾见过面的青年女作家。读她的散文作品，我能感到她颇有文学才气。

据介绍，阿芳做过本村中学教师，后来在工厂做工，现在也是一个下岗女工了。对文学存有着倾心的皈依和不尽的追求。

因此，她的文学创作，是有成绩的。她的散文作品格调不俗。一个同样是年轻的女性作家，她的散文作品倒少见时尚的流弊，罕有吟花寻月，无病呻吟，扭妮作态，装腔作势小女人散文的情态，而是充满着人生生活况味的种种体验和真诚的心灵的倾新。有一些篇章，读来娓娓动人，洋溢着向往和追求真、善、美的情愫。她的散文，质朴无华，坚持着崇高和美的追求。

文学的主流，从来都流溢着崇高和亮丽的色彩。热爱文学，追求文学，就要沿着崇高和亮丽的阶梯攀登。黑沉和秽浊，永远不可能是文学的健康流向。青年作家坚定地决

择正确的依存。拒绝的只能是黑沉和流弊,而不应该是亮丽的崇高。

一个青年女作家的进一步成长,要牢牢把握前进的方向,坚贞地崇诣自己的芳草和净土,要善于学习,更多地读书,更勤地工作,我期望能读到阿芳更多的作品,特别寄希望读到阿芳思想和艺术更成熟壮旺有力的作品。

1998 8 4

王士美,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省作家进修学院常务副院长、省文学创作中心副主任,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铁旋风》、《切·格瓦》等。

卷一：随风缘/1

来生缘/19

细雨风铃/24

随秋而逝/28

雪梦/38

归去来兮/46

月下黄花/50

卷二：闲话二题/55

红尘/62

春雨绵绵/67

小屋小家/71

2.14——致丈夫/76

下弦月·奔月星/82

结婚记/88

同学聚会外二题/92

卷三：异乡人/96

前缘/104

白山纪梦/109

卷四：我的江桥/122

月亮/130

十月十七/142

闲遐琐记/146

黄昏遐思/151

拜访春天/156

杖子/161

生日/164

醉踏春江/170

中秋月下的思念/175

回首往昔/180

母亲的心/185

卷五：村野拾零/187

那江 那春 那人……/205

无名草/210

参籽红了的时候/215

黎明前川村的夜晚/220

淡蓝的小花/226

卷一

关于那个传说……

你我之间的故事

早已成为过去

早已成为人们之间的

一个传说

多少年之后

你可否还记得

那个传说吗

.....

随 风 缘

……午夜梦回，窗外寒风吹入心胸，剪不断的绵延往事却仍在心中。想对你挥挥手，告别昨日的笑容，噢，今生随聚散，人生何处不相逢……

这首《随风缘》的 MTV 中，有一个令人无法不为之动情的画面，一张男人的面孔上深刻着一种惆怅，却有着万种的遗憾，它使我产生极其酸楚的感觉，并且无法摆脱。因为我知道是什么正在让心灵做着临界的挣扎。

《阳 关 三 叠》

生命中的一切起始原就是这样，好像都在有意无意之间。

就象我和他，在那个夏日的午后，在那偶然路过的小村，就那么相识了，或者说相逢了。我无法说出他的名字。那三个字只有当午夜梦回时，才会从心底里轻轻地叫出来。虽然过去已经很多年了，可心里的那份痛楚却依然存在。

想起来，那时我怎么会那么笨，那么傻，对情感上的事竟会一无所知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许多，所以，才从未注意到游移在他目光深处的某种特别的东西？

他搞学术研究，我沿路采访，原本可以错过不相识的，

却天缘巧合地相遇在一个小村里，每日三餐都要到村里派定的一户人家去吃饭。就这样，不仅相识了，而且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很多。在这林深边远的小村里，他的一口京腔本身就很吸引人，又加之他的幽默风趣见多识广，便成了我们之中最受欢迎的人。尤其是我这个刚满二十岁的毛丫头，对他讲的一切都很入迷。

我们住的小村很穷，每到一户村民家，几个咸鸭蛋和一小块咸肉，便是最丰盛的招待。每次吃饭时，他总是拽着我让我挨着他坐，把他的那份夹到我的碗里。

“吃吧，你需要营养”

他的笑容很温和，如父如兄。

“什么时候回家，我一定给你背一大袋子好吃的回来。”

后来，他果然回去了一次。再去看他，他便像变戏法似的从一个大黑袋子里掏出巧克力、牛肉干之类等女孩子喜欢吃的东西。对此，我才知道他的家的确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大城市，他是被借到这里写书的。但只是仅此而已，因为他和我们这些生长在山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白天跋山涉水，饿了就着咸菜啃几口玉米饼，渴了就咕咚一瓢凉水，夜晚和那些男人们挤在没有褥子的土坑上。后来有人去了他住的那个城市回来，悄悄地跟我们说，他出身名门望族，父

母在那个城里极有权势，他们家还住着一幢独门独院的洋楼呢。这让我们大吃一惊。

一天，我们是往一个方向出发的，去另外一个小村。

“小孩儿，你这么单薄，走这么远的山路能吃得消吗？”

路上，他突然问我。

大概是因为我和他总是在别人的前面吧。

我喜欢他这样叫我，很随意很亲切。

我说，“我从小喜欢山。我的脚心长了一个痞子，我妈说若是个男人准当大官，女人却是只有走路的份了。”

他听了后忍不住笑了。

刚爬上一座高山，在山顶，我和他等那些落在后面的人，天忽然下起了霏霏细雨。我躲在他的身后，向远处看，起伏不平的山恋在雨雾中变成了朦胧的淡紫，那颜色似乎是人心里的一抹淡淡的忧伤。

蓦的，一股想家的念头在心里急剧地膨胀着，算算离家已经近两个月了，时节也已从夏天走进了中秋。他察觉出了我眉梢上挂着的那缕愁丝，便问：“小孩儿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想家。”

我对他总是坦然相告。

“哦，”他沉思片刻，说，“小孩儿你真了不起，这么高的

山还是你最先爬上来的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怕也上不来这么快呢。”

我说想家，他却说爬山，他让我从山顶往下看，万千山色在雨雾的飘忽中显得那么富有诗意，那么容易走入人的襟怀。

他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，有些怜爱地撩开搭在我额前的那绺湿漉漉的头发。

“小孩儿，你不用搽粉就这么白，我小妹每天要搽很多粉，所以她从不敢让雨淋着。”

给他这么一说，我忍不住笑了。

他又说，“你笑的时候很漂亮，你应该常常笑。”

见我低下头去，他低低地说，“不要害羞，我可是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你笑的。”

他的目光象远处的山峦上飘忽的雨雾。

我望着他，他却忽然大步流星地朝山的另一面走下去，这时，那些落后的同伴才疲惫不堪地爬到山顶。

“还是年轻人好哇！”

“不，是动力。”

这个听起来漫不经心的对话，却让那些同伴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感到莫名其妙。用目光追逐他时，半山腰远远地传来他清脆却又忧郁的口哨声。

他在快到山脚时转回头来向我喊道“小孩儿，快来呀！”

“快下去吧，人家等着你呢。”

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很直白地说，但我却没有听出来那话里的另一层涵意，径直朝他跑去。

这时候雨已经停了，回头向山顶仰望，仍有大团大团的云雾在翻涌着。

“你看这儿的景色多美，我真后悔没带相机，不然在这儿给你拍几张照片。”

听他这样说，我低头看看自己，翻山越岭，脚上的那双布鞋帮已经偏到了一边去了，黑色的条绒背带裤的两个裤角溅了许多泥点，淡紫色的上衣湿漉漉贴在身上，满头碎发糊在头上，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有多狼狈。

我下意识地用手胡乱地理了一下头发。

“这样很好，很真实的，出水芙蓉。”

他的话很随意，眼神却很专注。

那一晚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。我们一行人几乎都忘记了。当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个小村时，小村里备好的丰盛的晚餐和家酿的米酒，不仅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更让我们喜出望

外。

晚餐设在村长家的二层土楼的平台上。

乡野的夜风夹着成熟的稻谷的芳香阵阵袭来,使人感觉到了一种温馨的抚慰。

然而,湿衣服贴在身上,风一吹凉冰冰的。我不由自主的抱紧了双臂。

那时他正在和那些人喝米酒,原本是不会注意我的,可他放下酒碗,脱下身上的那件薄薄的绒衣,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披在我的身上。

许多年来,这一幕始终那么真切地存在我心里。伴着这份真切的还有他的箫声。

记不得那箫声是怎样开始的。只记得在村长家的平台上,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稻田,他的箫声在稻田上空浮摇的月色里悠悠飘荡,给人一种诗意的浪漫。

箫声婉转忧伤,轻轻地,一点一点地渗进人的心灵深处,渐渐地勾起人不尽的怀乡之情……

见我皱着眉头,他放下竹箫很关切地问:“怎么了?”

“想家。牙疼。”

我感觉自己孤苦伶仃的,说着眼泪涌了上来。

“来,把手给我。”

他伸出手来，我把手递给他。他用力地招住我手的虎口处。

“这是管牙疼的穴位。”他告诉我。然后说，“走，四处走走就忘了牙疼了。”

村外不远处是一条小河，月光在水面和稻田上迷离起若有若无的淡雾。一条小路在河水和稻田的中间，曲折而幽静。

“小孩儿，其实，我也想家。”

猛听到一男人说他想家，不由觉得很惊讶。尤其是他。

从我认识他那天起，我是一直把他看成一个浪迹天涯的游侠——那身洗得发白的牛仔服和那顶白色的遮阳帽，身后那个总是装满笔记和书的大帆布兜子，还有长长的头发，晒得黑黝黝的脸。

“我有好久没有回家了。”他叹息了一声。

他说他家里就他这么一个男孩子，姐姐出嫁了，妹妹也出嫁了。家里早已为他准备好了结婚的东西。

“就等着俺把媳妇带回家来了。”他故意说了一句山里话，听着很怪，我和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小孩儿，你，准备嫁一个什么样儿的人？”

笑过之后，他突然问。